

胡 可 著

读剧杂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胡
可
著

读剧杂识

解族平文艺出版社

读 剧 杂 识

胡 可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6·字数 109,000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199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 1,000

ISBN 7-5033-0155-4/I·134

定价: 2.60 元 (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胡 可（摄于一九八五年）

胡 可 小 传

胡可，山东青州人，满族，生于1921年。幼时在山东求学。1937年参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39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创作有《清明节》、《戎冠秀》、《喜相逢》等话剧。建国前夕，根据集体创作《生铁炼成钢》改写成多幕话剧《战斗里成长》，该剧曾被译为俄、英、日、朝等国文字，并获全国会演创作一等奖，随即改编为同名影片。1951年创作了多幕话剧《英雄的阵地》。1954年创作了多幕话剧《战线南移》。1959年创作了多幕话剧《槐树庄》，并改编为同名电影文学剧本。1964年创作了独幕组剧《连队在行进》。此外著有论文集《习剧笔记》和《胡可论剧》。

胡可一直在军队工作，曾担任过石家庄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等职务。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真理的光辉永在

- 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 (1)
- 《苏区“红色戏剧”史话》序 (11)
- 关于解放区的话剧 (15)
- 话剧传统琐议 (38)
- 什么是我们的传统
 - 在晋察冀文艺研讨会上的发言 (49)
- 我们将不忘您的叮嘱
 - 悼丁玲同志 (63)
- 关于反映我军内部矛盾的问题 (66)
- 解放思想，繁荣军事题材戏剧创作
 - 在剧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69)
- 对戏剧作品思想性的一点思考
 - 部分军事题材戏剧阅读随记 (77)
- 人民需要艺术的精品
 - 第三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评奖感言 (82)
- 军事题材话剧的一次丰收
 - 全军文艺会演话剧观摩札记 (86)

长期的积累和历史的深度

——在全军话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96)

戏剧艺术质量的标志

——马威《戏剧语言》序 (101)

来自实践的宝贵总结

——《马少波剧作研究》读后 (107)

重视它，研究它，扶植它！

——从独幕剧想到业余和专业的关系 (116)

话剧小品的启示 (122)

致宁夏话剧团现场会 (127)

从普及中看到话剧的生机

——谈所谓“定向剧”的兴起 (130)

电视剧《紧急起飞》观后 (138)

多采的农村生活新画卷

——影片《咱们的退伍兵》观后 (141)

人民战争的风俗画

——影片《望日莲》观后 (145)

话剧《生者与死者》读后 (150)

军事题材戏剧的硕果

——话剧《决战淮海》观后 (159)

人物、英雄、爱情 (164)

意蕴丰富的历史画卷

——评话剧《中国·1949》 (169)

贵在典型

- 看话剧《小桥流水》有感 (176)
- 何凤英形象的社会意义
- 话剧《富有的女人》观后 (179)

真理的光辉永在

——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发表到今天，已经整整四十五年了。对于象我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当时正是得助于这篇光辉著作的指引，才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它对我不仅具有启蒙的意义，而且一直引导着我，直到今天。

实践检验着真理。《讲话》已经被检验了四十五年。这四十五年来，它受到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竭诚拥护，它的真理性被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实践千万次地证明着。这期间，它也遭受到一些人的歪曲和篡改，遭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但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它的真理光辉。它一直深印在我们的心里，并帮助着我们去观察和认识这些年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种种文艺现象。

《讲话》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针对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文艺战线存在的各种矛盾进行深入分析的产物；是“五四”以来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经验的全面深刻的总结。它在揭示文学艺术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着重

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向我们发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的伟大号召。它针对当时文艺工作者不熟悉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上存在着相当距离这一主要矛盾，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这一文学艺术的伟大源泉中去，取得创作的原料，并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来提高自己的认识，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它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着眼，精辟地论述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号召文艺工作者继承和借鉴古代的和外国的优秀文艺遗产，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它提倡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号召我们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以上这些基本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工作，依然具有它的现实指导意义。

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第四次文代会所作的《祝辞》，是毛泽东同志这篇《讲话》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小平同志在《祝辞》中再次论述了文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号召文艺工作者到人民中间去，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号召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来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特别论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这篇光辉文献，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航向。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多年来一直是我们文艺工作

的指针。小平同志的《祝辞》，则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战斗纲领（“战斗纲领”的提法，是见诸第四次文代会的决议的）。我认为，当前我国文艺界的思想分歧和争论的实质，正是在要不要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和小平同志的《祝辞》作为我们的行动纲领这个问题上。我们既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理所应当要坚持毛主席《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小平同志《祝辞》里所阐述的原则。不以《讲话》和《祝辞》作为指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一句空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句空话。

四十五年来，我们多次纪念过《讲话》，而今天的纪念《讲话》有它的特殊的意义。今天，我们是在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讲话》的基本内容受到冷淡，受到怀疑，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来纪念《讲话》的。几年前，文艺界就有人说要“突破”《讲话》这“最后一道防线”，事实上这些年来《讲话》的每一项内容几乎都受到了攻击。这种情况，使得每一个严肃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就《讲话》的基本内容，联系我们的实际——加以思考，看看《讲话》是怎么说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来分辨一下是非。

比如关于文艺同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和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讲话》里，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

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论述。今天，我们党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发展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无论是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都是作为政治方向提出的，都是一个政治概念。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代表着我国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小平同志在《祝辞》里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作出贡献，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上作出贡献，并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这些，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这是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不应该忘记的。

应该提到的是，在建国以后的十七年里，《讲话》的精神在执行中是存在着偏差的，有些内容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理解和贯彻；更不要说“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对《讲话》所作的任意歪曲和篡改了。长期以来，面对着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提高了的多方面的要求，在文艺工作者中间，在一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中间，有人往往简单地表面地甚至歪曲地理解《讲话》中“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本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是就文艺家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而言的，执行中却往往成为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的借口，成为用行政的方法对待文艺创作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的借口。这种情况，严重障碍了文艺的发展。因此，小平

同志在《祝辞》里，为了纠正长期以来的上述偏向，没有继续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并在要求文艺工作者用文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这最根本的政治任务的同时，专就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作了符合于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精辟论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了消除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可能产生的误解，小平同志在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里特别指出：“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有的同志口头上也赞成“二为”，但是却十分厌恶政治。这种情绪，如果只是对过去那种把政治简单化庸俗化的“左”的作法反感，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事情并不全是这样。有的同志认为，长期以来文艺的问题在于“政治束缚了艺术”、“政治阉割了艺术”，使文艺至今停留在“社会学层次”上；有的同志进而提出了“淡化政治”、“艺术脱离政治”的主张，认为过去革命时期文学艺术服从政治还情有可说，今天已经是建设时期，文学艺术应该和政治分家了。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志，我想不仅仅是缺少政治常识的问题，看来他们已经把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使命完全丢到脑后去了。如果这种主张得以实行，那么我们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也就不复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文艺了。

比如关于文艺同生活的关系。唯心论者认为文艺是作家艺术家头脑中的产物，机械唯物论者认为文艺是生活的简单的直接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正确地揭示了文艺创作的规律性，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对于革命的文艺来说，一方面是“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是“革命作家的头脑”。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反映的产物”。这里点明了作家艺术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揭示了创作中主客观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过程，从而既区别于唯心论，又区别于机械唯物论。为了发展革命的文艺，毛泽东同志着眼于人民群众无限丰富的斗争生活和革命作家的头脑这两个方面，从当时文艺工作者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鼓励文艺工作者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这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一方面鼓励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同时注意继承和借鉴古代的和外国的优秀文艺遗产。这一指导思想由于抓住了艺术创造中的主要的环节，完全符合革命文艺的规律，而深受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成为革命文艺发展的动力。《讲话》发表以后各解放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和建国以来我国文艺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近几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基本原则已经不大被人提起。几十年了，

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可能有许多人还没有认真地读过这本书。许多在几十年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今天又重新成为问题。有些论点竟是以同《讲话》的基本精神针锋相对的姿态出现的。比如对作家主体意识的讨论，这对于作家主观能动性的进一步发挥，对于鼓励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追求，无疑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有的同志把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体意识强调到了绝对的地步，竟然否定生活作为创作源泉的意义，把深入生活和反映生活的要求贬之为“机械的反映论”；有的同志公然打出“表现自我”的旗号，认为创作的目的就是自我感情的宣泄，因而是纯主观的产物。至于改造世界观的要求，就更是属于多余的了。

关于改造世界观。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鲁迅的看法是一致的，鲁迅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毛泽东同志在《讲话》里提出的改造世界观的号召，正是着眼于使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首先成为一个革命人。那办法就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生活、认识世界的武器，每一个革命者包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掌握这个武器，用它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这是从事革命工作的一条规律。周总理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

到老”，也正是这个意思。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打着“改造思想”的旗号整人，使得我们一些同志对“改造思想”这个词十分反感，别有用心的人就把“四人帮”的罪恶硬和《讲话》联在一起，而对“改造世界观”的提法加以攻击。

我举以上这几个方面的例子，是想说明《讲话》的基本内容在一个时期以来所受到的怀疑和攻击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这种情况使我们不能不进行思考，不能不进行这场关于文艺方向问题的必要的争论。这场争论，关系到怎样来团结起我们的文艺队伍，怎样来培养我们的文艺后备军，而这一切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前途。

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基本精神，并不是在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环节上都得到了贯彻的。长期以来，它曾受到过“左”的和右的特别是“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应当说，我们对《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原本就是不够的。建国以后的十七年，尽管我们根据《讲话》的精神，对“左”的倾向进行了斗争（如五十年代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斗争，关于“双百”方针的讨论，一九六二年初“广州会议”对“左”的倾向的批评），但后来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由于党的工作上的某些失误，阶级斗争被夸大了，“左”的倾向发展了。十年动乱开始，林彪、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极左和形而上学，把正确的原则当作错误来批，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十年动乱中，更对党培养出来的许多作家艺术家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这一切，使得广大文艺工作者对“左”

的东西十分憎恶。而这些年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正好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利用我们一些同志不爱学习，对问题不愿作认真的思考而习惯于人云亦云的弱点，采取起哄的办法，把过去的一切笼统地称之为“‘左’的一套”，把建国以来“左”的干扰、“四人帮”的破坏，同《讲话》中的正确论述强拉在一起，甚至把文艺工作中一切“左”的错误都算到《讲话》的帐上，把《讲话》当作了“左”的根源。这种情况，使得斗争变得相当复杂和艰巨。它迫使我们必须对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作认真细致的研究分析，必须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同时，批判“左”的错误，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纪念《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特别感到有重新学习《讲话》的必要，有重新学习《祝辞》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有关决议的必要。在学习的同时，要结合文艺工作的实际，来分清一些思想理论上是非。要采用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理清它。今天存在于我们同志们思想上的一些分歧、争论、疑问、困惑，许多是《讲话》早已经解决了的，许多问题都是《讲话》、《祝辞》里论述了的。当然，今天的情况和四十五年前的延安及各敌后根据地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争论也不会是当年争论的简单的重复。因此，我们特别寄希望于我们的文艺理论家们，希望他们对针对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实际，对一些大家关心的重大原则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